# 蓬窗日錄

# 蓬窻日錄卷之六

## 事紀二

崑山周壽誼年一百一十三歲生於宋而鄉飲於洪武六年子孫皆有百歲家建世壽堂六世孫震正德中令鄱陽出世壽卷士夫多題詠之上海陸子淵先生以編脩使饒䟦其卷曰夫金玉之純固也山岳之靜常也松栢之茂貞也物且然矣若周之世壽固有本哉深竊論壽誼公之壽足以繫興亡之故爲不徒矣三代而下惟宋失天下爲無罪惟元興最爲事繼嗚呼能夷人數百年宗社於殭弓健馬之間而不能禁一老坐觀其子孫之澌盡兎解

何其怏也若公者手挈華夏之禮以還華夏之主於克華夏之日何其奇也公六世孫震字世亨以名進士筮仕鄱陽令嚮徃来艾是能輔毗華夏之道以昌公之世者而又不獨爲壽而已矣世亨其懋之哉深至鄱陽觀是卷而書之公生於宋景定之某年鄉飲禮行於

皇明洪武之六年卒於鄉飲後五年震生於成化之某年舉進士於正德之六年深書於七年是震令鄱陽之明年也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爲嶽神所生可乎傅說爲箕星生之日直箕

也蕭何爲昴星生之日直昴也

劉晝新論云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弧

星樊噲感狼星其說皆出讖緯

隱一也昔之人謂有天隱有地隱有人隱有名隱又有

所謂充隱通隱仕隱其說各異天隱者無往而不

適如嚴子陵之類是也地隱者避地而隱如伯夷

太公之類是也人隱者詭迹混俗不異衆人如東

方朔之類是也名隱者不求名而隱如劉遺民之

類是也他如晉皇甫希之人稱充隱梁何點人稱

通隱唐唐暢爲江西從事不親公牘人稱仕隱然

予觀白樂天詩云大隱在朝市小隱在丘樊不如

作中隱隱在留司間則隱又有三者之不同矣

勤有三益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頹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是勤可以遠淫僻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静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内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塗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猴冠也

氷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虫不知苦蝍蛆不知臭

富鄭公云宅居山水之人其別有五有貧以樵釣爲業者有好釋老之學欲逃生死者有以德自矜託名高尚而沽聘命者有遭喪亂怖禍以避世者有賢而不能用退伏著書者是五者處山林則一其所趨則異也

董遇云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月之餘皆爲閒暇無事時也有疑陰雨者蓋陰雨則無出入無賓客俗事少故可讀書東坡所謂此生有味在三餘是也

周道祖字續之閒居樂志好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慧遠徵太學博士不就常以嵇康高士傳自隨因薦

之注江州刺史劉柳薦之宋高祖曰竊見處士鴈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遺樂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昆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猷遐緝臧文不智失在降賢言偃得入功由升士

願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

馬樞之言曰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然支父有讓王之介嚴子有傲帝之規千載美談所不廢也

此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
之無聞甚乎

人有才貴能自擇於用世未嘗乏才貴在上者能用之
耳有才而不能自擇於用小人也世方亂而在上
者不能收而用之小人之才亂世之資藩决隄潰
何所不至嗚呼以中國之雋異而甘心於夷狄此
生民之所以重不幸也晉張賓當五胡雲擾之世
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獨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
事乃提劒見石勒爲之謀主成勒之事皆出賓計
賓則小人而晉不能收而用之遂至於此符堅有
王猛阿保機有韓延徽元昊有張元吳昊輩皆我

中國不能金籠鸚鵡之過也

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群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夫家酒非内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作會嘗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忍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潞公有詩云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

愧庚郎賓范和之云盍簪既屢宜從簡簡爲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台可樂爲具更徵誰笑吝諸公極救弊興衰之意此又見之今人盍少思乎此事惜福養財日用不細吾故備錄之以貽諸同志者

宣德六年夏忠靖公原吉卒朝議欲贈以伯言者以無例而止蓋爲國初文臣無贈爵者也洪武間劉公基封誠意伯永樂間茹公瑺封忠誠伯生可受封死何妨贈言者未考爾後癸丑歲太子太師戶部尚書郭公資卒遂贈湯陰伯

國初文臣無賜謚者謚自永樂間太子少師姚廣孝太學士胡廣二人始姚謚恭靖公廣謚文靖公

吳越志載錢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范淳甫記司馬公君實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按蔡邕有警枕銘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慮傾則此枕其名尚矣

宋人於遼金交惡之日金元構怨之特不為夾攻之舉雖未必全收漁父之功自可坐享中國之利契丹不亡女真不滅吾亦得承敝於遼為今敵今一矣絕

徼新興之虜豈能越屋而㦸齒耶彼兵連歲又蔔
一有僵而勝焉者將士死傷軍儲耗竭亦將得不
償失强弩之末其勢豈可復用吾以休養之餘及
彼疮痍之後往問中原故地當不敺而去也宋之
君臣計不出此乃以中國爲遠夷役始夾攻遼既舉
朝不如高麗之見繼夾攻金又無一人能助趙范
之言遂使天地盡墮腥羶以遺國家不雪之耻今
古非常之變可勝悼哉

蘇子容云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
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能也

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天未嘗

不爲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撥其後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而爲之君者猶得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今有能弭是亂之人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變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致然歟此朱子序李忠定公奏疏之文也天下之事須人以爲使人皆喜逸而惡勞誰則任其勞使人皆圖安而懼危誰則當其危忠臣孝子出身爲國家任其勞當其危而遠不勝近外不勝內寡不勝衆使大功不立大

計不行雖居將相之位台閣之司而没有餘恨此劉光祖序虞雍公奏疏之文也嗚呼天心人事逆於氣數消息之不齊蓋從古而然矣任世道之責者能無有感於斯

季氏旅泰山大夫僭諸侯之禮漢武祀內竈天子行大夫之職冉求不能救孔子責之李少君之誣罔其容誅乎而當時廷臣不能一言議其罪也

真誥有言行道如磨鏡垢去明存即自見形又曰爲道當如射箭直往不顧乃能得造棚的亦可謂善喻矣

宋景文嘗自言手抄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洪景盧亦嘗

手抄資治通鑑三過始究其得失彼於文史間且用力如此有志大儒爲經學者可草草乎

賦范蠡五湖而附以載西子事賦秦長城而附以婦哭城崩事賦漢四皓於商山而言圍棊之事皆無本源出處特見唐人詩句中而好事者又從而實之耳張騫無乘槎事乘槎乃海上客毛寶無放龜事放龜乃武昌軍毛寶所統之人而今例以張騫乘槎毛寶放龜爲言憶事類此失實者多矣

書契以代結繩肇自皇帝之臣蒼頡更數千年而周之臣籀損益之名爲大篆更數百年而秦臣李斯復損益之名爲小篆秦又命程邈作隸書以便官府

行移遠今千有餘歲矣其字本祖蒼頡古文而畧變其體然覩漢臣許慎說文所載字以萬計而不足以括天下之聲有聲而無字者甚多也宇文周時有龜茲國人來非傳其西域七音之學於中國有曰娑陀力有曰雞識有曰沙識有曰沙侯加濫有曰沙臘有曰般膽有曰俟利箑其別有七於樂爲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七調於字爲喉牙舌齒脣半齒半脣之七音蓋有耳學天竺妙語多由於音中國之人亦有所未知也元氏有天下裔夷之言與中國異亦非中國字之所該世祖時巴思八得佛氏遺教制蒙古字平上去入四聲之韻分

脣齒舌牙喉之音之母字甚簡約而凡人之言語苟有其音者一無所遺蓋自有書契以來大率以形爲主人以手傳而目視者也而蒙古字一皆以聲爲主人以口傳而耳聽者也論者謂元盛時此字爲一代之文而通行乎天下者與蒼頡史籀斯邈凡四矣其亦可異也哉

羿善射或使射雀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俯首而愧終身不忘羿之愧在他人足以爲奇矣公侵齊門于陽州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息之謂無勇在他人不可謂無勇矣而二子之言如此然則學者自處其可以自恕乎

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其列不升之數止於五墨氏所云亦然

象膽隨四時在足春在前膊左夏在前膊右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左足冬右足蚺蛇膽隨日轉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魚膽春夏近下秋冬近上

山鷄自愛其毛終日影水目眩則溺博物志人亦有溺於自愛者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鷚愛形顧影不自藏爲羅者所得名山記士之罹於世網皆由不肯自藏故爾夜蛾撲繞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弗止利祿聲色之在人往往耳其心而死之何以異於

是哉

五月五日蝦蟆必伏木草不鳴七月七日烏鵲則集林木不飛丙日嘉魚出穴甲子庚申日毒蛸輒閉口不食野雉知雷起處虎知衝破燕知避戊巳鵲巢知背太歲於此有以騐曆法與方位豈但雞獨司晨鶴能警夜而已

鳥獸昆虫飛者以翼而聆鼠以其尾訑鳥以其足貓以其髯飛鳴者以口而蟬以其翼鳴行者以足而蠐螬以其背砂挼子（一名倒行子）以其身倒行聽者以耳而龍以其角牛以其鼻聽取者以臂而象以其鼻取視者以目而水母（即浦魚）又以借其蝦視走者以

股而砑駢又以借其鶩[illegible]狀又以豐其[illegible]茂
山之恃土石草木以崇其勢拋而視之斜斜破碎叢[illegible]
蒼穢不可勝指也其在百十里外朝煙暮靄紫翠
如澗橫如蛾眉嵩比螺髻山其不以遠為美乎江
河之流溝渠泡沫瀆潦汙濁以益其委勻而計之
臭腐若淤汙賤便惡溢泄灌注不可勝道也其在
千萬頃間涵天浴日上下同澈圓光藏珠方景凝
壁水其不以大為潔乎嗚呼美以遠著潔以大致
弗崇弗益則亦弗能至矣君子觀此置身之地弗
遠大焉可乎
勝國處士王紹文示其子孫語云利人之事可周旋處

雖獨力亦當自爲害人之事於戲謔中雖一念不可妄發人能以此語存諸心庶幾所宅者厚而其發也不薄矣

東坡與姪書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近世劉文安公定之言凡爲文必先博而後約若收歛太早則其地無所容蓋得東坡此意

宋世京畿及各郡皆有激賞庫遇一群盜竊發郡家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輒被擒獲

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多欲厭棄不育者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媼鞠視他人家或

無子女却來局取養之歲役子女多入慈幼局道無拋棄者信乎仁澤之周也

伊川先生云意從心從音猶擊鼓也音不離鼓出於鼓也意不離心已是心之發處

程明道曰見呂晦叔說話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說話不得不多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平氣和如道尋常事

呂正獻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辯也自少書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爲受之

富文忠公少時有罵者如不聞人曰他罵汝公曰恐罵
他人又曰斥公名公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其子徐景遷謂之曰吾少時
與宋子嵩論議詰難或吾捨子嵩還家或子嵩拂
衣而起攜衣笥望秦淮門而去吾戒門者止之今
吾老矣猶未徧達時事况景遷年少故屈吾子以
誨之耳子嵩宋齊丘字

后唐馬胤孫性謹懦事多疑滯又罕接賓客爲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人目爲三不開謂口也印也門也

孔子曰鄉人皆好之鄉人皆惡之未可知其人也一鄉
皆稱愿人焉德之賊也是故居鄉而恂恂在朝

便便豈其視君大夫固不若宗黨戚屬哉蓋自有難與言者在也孟子學孔子者也故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

公山弗擾之叛季氏也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觀其奔吳而猶不忘宗國孔子必有以先見其微矣

長洲吳公辭東閣而居禮部無錫邵公辭尚書而乞終養是宋司馬公之辭樞密今猶及見也孰謂四維久不張乎

古之史官凡人主所至執筆隨之如遷固載灌夫之使酒霍光之廢立張湯之陽警張禹之晏顧豈獨紀

事而已弁其情僞得之此所謂信史也

中書安生而鄧通稽首宋璟廷立而昌宗匍匐吕端鎖閣而繼恩徬徨韓琦出檄而守忠貶黜王嘉發憤不能去一佞幸楊震連疏不能去一乳媪蕭望之以師傅困於石顯趙汝愚以貴戚阨於侂胄此無他權之所在有重輕也

凡財用於國則奢於家則儉人之病也識者謂韓魏公用家資如國用謂不吝也曾魯公惜官物如已物謂誠儉也

張乖崖戲語云功業向上攀官職直下覷似爲專意於卜數者言也

范尭夫上章言事未報有見之者曰聞相公自上章已備遠行非他人所能及尭夫曰不然某所言幸主上聽而行之豈敢爲難行之説以要譽焉

陰符經謂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蝨嚙鶴青要食虎此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

范文正作守歲荒且疫作公興徙役以勞之曰在民得食其力又使人氣血運動豈類東山之遊

伯夷非君不事非民不使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疑乎隘也然不念舊惡此所以爲伯夷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雖袒裼裸裎不以爲

逸矣乎不恭也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此所以為下
惠

趙括言兵事父不能難然不謂善而卒知其敗况瞻執
無鬼論鬼為之屈至變異形以信之事固有其理
昭然而橫辯之勝不可折者人皆以辯勝者為然
未易論知言也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曰巨白善擘地以行呼
之聲訛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為巨擘者則蚯
蚓之大者也蓋前嘗謂蚓而後充其操註以為大
指非也

今之與揚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說

者以爲笠欄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脉之所其

既放之得所又召之非善防邪說者也

子產惠人也云雖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善

自修其短也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顏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

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吳起說魏武侯罷兵服莊周說劍而衣短後之衣孟子

說齊王而言公劉好貨太王好色皆因其所好而

化之巽而入之善誘人也

淵明如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標非所攀深得固

窮節不與物競不强所不能自然守節

神宗謂張良聖人也智足以取天下而不取無意於天
下也爲漢立社稷而從赤松子游能忘天下也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
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其所謂
學者非學也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於井田
而行之而民不病於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於肉
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
其迹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范純夫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處
几案無長物研墨刀筆終歲不易其平生所觀書

如手未觸衣稍華者不服十餘年不易衣亦無垢汙履雖穿如新皆出於自然未嘗有意如此也

元祐年中議南北郊久不決一日有旨罷議依祖宗故事合祭范純夫在翰苑草詔其詔云列聖已行謹當遵奉先朝未舉懼弗克堪胡右丞宗愈謂純夫曰大哉王言久無此作也

資治通鑑成范純夫爲溫公草進書表簡謝純夫云眞得愚心所欲言而不能發者溫公書帖無一字不誠實也范純夫爲蜀公草進樂表云法已亡於千載之後聲欲求於千載之前茲爲至難理若有待又爲申公草遺表云才力綿薄豈期位列於三公

疾病嬰纏敢望年踰於七十人謂二公胷中事矣

蘇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范純夫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純夫舊行第十三也

東坡謂范純夫曰公之文可以經世皆不刋之說如其但涉獵為文耳

富鄭公在延路公請范純夫作致語云袞衣繡裳迎周公之歸老安車駟馬奉漢相之罷朝富公大喜

元祐初范公以著作佐郎兼侍講每造邇英過押班御藥閤子都知已下列行致恭即退顧子敦嘗與都知梁惟簡一言公大以為失體陳衍初管當御藥院來謝宅門數步外下馬留牓子與閽者云煩呈

稷欲知曾到門下其後公爲諫議大夫僦居城西
白家巷東鄰陳衍園也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
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其
畏憚如此

元祐末純夫數上疏論時事其言尤激切無所顧避文
潛少游懇勸以謂不可公意竟不回其子冲亦因
間言之公曰吾出劍門關稱范秀才今復爲一布
衣何爲不可其後遠謫多緣此數章也

元祐初講論語徹章錫宴東宮上賜御書講讀官各上
書并表謝純夫表云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
益進道德皆若游藝則聖神可至事業可成如天

之積高地之積厚廣大深遠不可量也公遇事必
規皆類此

純夫自賓移化朝旨嚴峻郡官不敢相聞旣至城外父
老居民皆出送或持金幣來獻純夫謝遣之一無
所受皆感泣而去化州城外寺僧一夕見大星殞
門外中夜聞傳呼開門果然是夜公薨後三日殯
於寺中賓州人李寶善地理謂純夫子冲曰寺當
風水之衝指寺北山一穴曰此可殯不唯安穩歲
餘必得歸遂卜之改殯是年颶風作屋瓦皆飛大
木盡拔獨壯山殯所不動次年歸葬如其言後有
自嶺外來者云土人至今廟祀公於北山

世傳銅雀臺瓦驗之有三錫花雷布鮮疵三者是也然

皆風雨彫鐫不可得而僞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

城

凡變律亂常則不當乎人心雖百人之譽不足以勝一

人之毀也盖彼不待高識博達之士乃知其非雖

塗人故自有白黑矣前譽之者一時之僞而此毀

之者實天下之公也昔公孫禄斥王莽國師秀顛

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宜誅以慰天下侯景陳

梁武帝十失之一曰敷演六經排擯前儒王莽之

法也當彼時猶有是言則公議不可泯云彼秉勢

怙力以肆說者果誰欺哉

騏驥所以異乎駑駘者爲其行千里而有餘力也如行百里而與駑駘同敝則其異者名云爾也嫵疑不吾別猶與不吾明則所謂智者亦愚也采蘋或以爲禮女之祭或以爲教成之祭鳧鷖或以爲祭或以爲繹令之師儒忽焉未嘗辨也賓之初筵或以爲燕射或以爲大射今以首章爲大射二章爲燕射學者何賴焉

袁紹與曹操論天下形勢操知袁氏世有河北未易可圖欲舍而他之則徙示弱乃出大言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是豈操之誠心哉今談

經者不覈其實喜為高論大言一切取勝皆曹公之下塵歟

學不躐等也尚矣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視九年迺大成今童子嬉戲未除而為易高談天人之際老不知周世宗之功王朴之謀乃謂三代可立致而平視堯舜其躐等多矣以故民風日澆而盜賊興未易圖其救之之術也

國家因黨與傾亡經術因黨與而不明春秋以傳而分為三董仲舒江公劉歆於三家為始倡其所異而堤防之杜預何休范甯又闢土宇而興干戈馬毛詩初異於鄭氏而王肅申毛孫毓理鄭皆相待如

寇讎愈出而愈慾矣元行冲歎其父康成兄子某
寧言孔聖誤不道服鄭非良有以也

袁紹爲濮陽令將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
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曹操征孫權留子植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時年
二十二思此時所爲無悔於今汝今亦年二十三
矣可不勉與

夫屯田所以省轉輸也而王莽假之則以擾邊民穿渠
所以資灌溉也而楊炎之陵陽則以蔽畿輔假貸
所以通有無也而安石之青苗則以困天下故曰
利不十不改法又曰徒法不能以自行

晉魏備匈奴鮮卑而元康之曆索頭居于盛樂唐人備
突厥吐蕃而元和之世沙陀居于五原晉卒蹙境
于元珪唐竟絕紹于亞子以是知日中之際陰慝
所由生忽畧之中危禍甚可惡也

後渠崔子曰養士存乎學董學存乎人成化中提學御
史孫鼎之忠孝陳選之清方士奮其倫正德末御
史蕭鳴鳳懲惡嚴維才不貸副使魏校敦行急受
欺不悔二君皆遭構去嗚呼學校何由而正哉

袁紹殺臧洪陳容在坐起曰將軍舉大事而先誅忠義
豈合天意紹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曰仁義
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

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在坐皆歎息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五代張薦明少以儒學遍遊朔方歷覽世故漢高祖召問道可以治國乎對曰道者妙萬物以爲言得其旨者尸居袵席可以治天下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薦明聞宮中奏皷曰陛下聞皷聲乎其聲一而已矣五聲十二律皷無一焉然和之者皷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其一可以治天下高祖善其言號道玄先生

古之祭天地山川不屋謂棟宇不能圍其形也乃以人飲食薦之夫豈知神之所嗜哉荅曰祭者致其敬

與禮也故以人道之所重者奉之盡其報本之誠已爾若神之所嗜夫恧知之豺之祭獸獺之祭魚亦就其性之所能也夫

與其強求聞道不若勇於改過與其力騖速成不若安於循序少過則心純道在是矣有序則行邁成可冀矣故冶鍊鉛錫而得金泉進科坎而達海詩曰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又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此之謂也

唐臣之質不勝其才宋臣之才不勝其質唐臣銳立而昧於退未足與幾也宋臣勇去位而歸於功未足與義也

李鄴侯其留侯之徒邪發必中幾言必濟用肅之膺代之懦德之忌皆心服其計樂聞其辭好談詭誕乃知之自將也使君不疑其謀身私黨留侯嘗從赤松矣豈鄴侯亦慕而效之與留侯用以退鄴侯冀其進故世輕之盖廊廟具瞻非若山林之自逸邪

京房攻顯郭璞沮敦可謂守貞惟其徵於術而已文中子議其亂常君子之執可不慎乎

邵子欲傳數於程子程子謝之常談弗及卓哉人豪與是故不以天合人自以義立命不強其所不能不治其所不見

朝廷之上貴者不賢可知其致之亂也惟慳之間信

者不懟可知其君之僻也關境之外察者不飭可知其兵之散也田野之中耕者不時可知其民之勞也膠庠之內遊者不恪可知其士之驕也若是者難必作國必危君子過而弗入居而急徙可也

漢唐之小人易見宋之小人難知漢唐之君子可信宋之君子當攷

呂申公劉元城陳了翁皆參禪取其定以治心樂其空以忘憂患謂於吾道有裨爲猶愈於陽非陰用者若聖人之處憂患其成德之地乎是故舜孝純於歷山文易演於羑里夫子晚贊而定六經學者堅志而邁往賢者校功而熟仁與夫異端之放與空

者判矣天不以窮冬而廢生江河不以遇礙而回

流

漢有三臣焉曰張良之知董仲舒之正汲黯之直唐有

三臣焉曰狄仁傑之忠宋璟之堅郭子儀之大漢

有董公曰爲義帝誅項羽唐有徐洪客曰指江都

取獨夫使漢祖守其義唐宗得其謀二代之得天

下湯武何以加諸

皇祖之攘元胡功大於湯武道光乎堯舜義祖于春秋

於乎百世以俟聖人蔑以尚之矣

范仲淹韓琦孰優荅曰以見則范也精以量則韓也弘

范慷慨近名韓渾厚近德

虎豹之疑不如蜂蠆之遂故處事貴果觀鷸之亮不如擊隼之匿故謀事戒露丘阜之止不如涓泉之逝故學貴不已雷風之迅不如霡霂之潤故心[illegible]不躁丘園之隱以虛易實終南之捷用退作進甚哉士之狡也夫人君崇隱貴節乃基此弊況以貪躁取之

君不出環堵之外而知周天下好問之故也君運於帷幄之中而德加方外親賢之謂也

預知王莽之奸而避之孔休一人而已不畏董卓之威而拒之申屠蟠一人而已士之有識者可貴矣夫

器待鉉舉鍾以追懸鼎不舉則雉膏不食鍾不懸則宏

聲不播然而言鍾吕之功者斂與追不與焉昔蕭何薦韓信房杜用諸臣狄仁傑薦張柬之彼皆績偉勞巨我則亡聞噫其有古大臣之道邪

古亡宦官之禍考詩之所刺可知蓋故家舊臣世掌國政與自漢而下始于石顯極于唐末噫刑餘之賤乃廢天子執政權奴士夫世道之大降也夫

伊川先生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便是自棄愚謂自古賢人多希聖亦只做得二等事若取法乎中斯爲下矣

程子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愚謂曾點見得道理中物各付物意其氣象大漆雕開卻是見得道理中

有未信處其體用大故曰已見大意

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横兩客魯二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所以撫卷長歎不能已已者也李札之所見張温之所遇彼自耻以名告趙孟之桑中伍胥之江上又有噤不肯相語者外黄之兒彭城之老往往避逅失之孟猷之灰三人秦庭之諫者二十七人之類不免名與死埋漢而下如南公董公吴公轅生鄧先輩豈不皆可惜哉嗚呼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誠君子也而名有稱不稱焉者是亦有命焉君子知强為善而已矣

余常云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剛彈琵琶朱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中遂知名於後世當時山林隱逸不聞於世者亦多矣而賤工末藝得所附托垂於不朽亦有幸不幸也胡苕溪云齊魯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黃四娘得托子美之詩以傳不朽亦可謂之奇遇也程子遇青城箍桶翁乃知未濟三陽失位爲男窮之義又渡涪江乃遇一達後如此舍後如此之樵夫誠哉世未嘗無賢而泯沒不聞者亦多也

屠牛坦屠羊說所執市井之惡務也而其名至傳史書匣陳酢瓶所爲闤闠之末業也而其姓至今存諸

於名人之文章也

蘇子容聞人引故事必令檢出處司馬公對賓客無問賢愚少長悉以疑事問之有可取即隨手抄録有草簿數冊對客即書且記所言之人九十年作一藁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古人所以審推熟察以自驗其道藝所造功力所成者至於如此

諸葛孔明以巾幗遺司馬懿巾幗乃女子未笄之冠燕京名雲髻蜀中名曇籠盖笑其堅壁不出如閨女之藏匿也 幗音慣古對切今音國非也

孫何稱韓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振群

疑今集中無此文白樂天稱皇甫湜涉江文而甫亦無此文皮日休稱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而孟集亦無此一首也乃知古人詩文之佳者遺逸多矣

趙清獻公無一事不可以告天司馬温公無一事不可以告人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欺心崔駰曰交淺而言深者愚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失言謝疊山曰窮而明道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達而行道有負於孔孟學者所當戒也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負所學此乃陳兩峯書室中所書格言也予嘗劉錄之以自警

而願學焉
少師西崖李公東祀歸上通達下情疏云請以所見喻
之節用度如開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
儲蓄如源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惟在聖
心一轉移之間而已人稱其引類親切
劉元城云宋太祖起歸德軍節度使歸德爲商星分野
太原居西北爲參星分野昔高辛氏二子不相能
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爲宋遷沉實於臺
駘主水而參爲晉星自古參商不相容太原必後
得而先失故國家盛則此地後服所以取太原最
難衰則此地先叛後果爲完顏氏所據設當時謂

不宜列以方鎮乃毀其城徙其民於唐明降州爲平晉縣嗚呼參商之說信然否耶繼元降於太平興國四年所謂盛則後服是已金人以東北夷虜長驅而有中原則所謂衰則先叛者不在西北而東北矣

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

沈度政有三善田無廢土市無閒居獄犴無宿繫

馬永卿初見劉元城元城問王聾安否答曰王學士安元城因謂可教曰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爲得體

趙崔子晉愛謝靈運于唐愛孟郊于元愛劉因

唐宣宗問於羅浮軒轅集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撤

聲樂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則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之術何難致哉

古人祭以肺為重食牲以肩為重

黄石公冊書身之八殺貪殘姦酗狡佞訐愎命之四業背惠恃巳狎不肖妬賢能

陸佃嘗曰天下多事則須不次用人苟安寧無事但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

晋孔嚴仕司徒掾尚書殿中郎時朝崇殷浩以枕桓温深不平浩又接荒人謀立功於外嚴言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處任者所至不同所見各異頃来

天時人情良可寒心願深思廉藺屈伸之道平勃相和之義又觀頃日降附之徒貪而無親難以義感浩深納之

夏忠靖原吉量不可及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人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曾不自學來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公薨贈太師

國朝輔臣贈太師自公始

舜之德被古今矣而皋陶之謨但以罔慾言之禹之功平天地矣而孔子之語但以無間云之文武之謨

烈光日月矣而君陳之書但以冏缺稱之孟子曰
事親若曾子可也韓子曰事君若周公可也
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携藥壺賣藥得者即愈但不語
遇有識者即告之曰人一身如一國心即帝王傍列臓
腑宰輔也外具九竅群臣也心病則内外不可救
何異君亂於上臣下不可止之乎但凡欲身之無
病必先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狂思不使嗜欲不
使迷惑則心無病餘臟腑不難療也外之九竅無
由受病况藥有君臣佐使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
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宜如失其序必自亂也又何
能救病

晉陸玩拜侍中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
唐鄭綮聞拜相曰鄭五作相天下無人矣二子審
己量力其視力小任重折足覆餗而與不知止者
有異矣

唐王道曰攻夷狄如以明珠彈雀雖得雀亦亡珠矣得
彼地猶石田不可耕也古人謂禦戎無上策末為
正論以忠信結之為上策擇將守邊以兵服之為
中策以女妻之為下策玉帛結之為無策

郡縣更鼓樓多名譙樓出莊子本魏城門名麗譙壯麗
而譙嶢也近見王子充作某府譙樓記首引陳涉
傳誤矣

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亡元末海潮不波而元亡雖天數之一綜說者謂水爲天地間之大命脉其信矣乎故星隕精氣竭也川竭水脉絕也當其所主之地則爲灾海水不潮亦水脉絕也

至正十五年間陝西省某縣一夜大風雨有一大山西飛者十五里山之舊基積爲深潭弘治　年長樂縣平地生一山

先哲遺言

遺言乃先祖

方伯耻菴先生以壯識督學御史轉副憲江右脩復白鹿洞書院聘白沙陳先生爲教主與羅一峯張

東白陳克菴諸名公習明道學往來翰墨累牘盈箱不幸三遭回禄存者十之一二全之辛亥以主客郎起復赴部裝束奉行時復展玩今摘録數啓于後嗚呼

諸名公扶植世教之心先

方伯公嗚道景賢之意或於此一見云

嘉靖甲子冬至日孫男全之稽首識于晉陽官舍

治下羅倫頓首復

憲副陳大人先生僕提舉泉南登龍至三金昆玉友鸞停鵠峙子孫才族將大其陳氏乎譜叙之作敢不唯命凡言之立以傳遠也傳遠而託諸於僕非其

人矣古之保姓受氏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以富貴而大族者世俗之論也處富貴而非其道適汙釁其祖而已文中子曰古之仕者養人今之仕者養已養人而不養已有志於德與功者也二三君子志於養人不志於養已也明矣然養人之忠猶未大洽於民何也三害未去也何謂三害官吏之貪也豪右之暴也盜賊之竊發也三害既去則養人之澤下於民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執事居可欲之地僕而與之言不失人也陳氏之不朽吾將於執事見之僕方有事于禮叙文尚在他日

憲節若臨吾邑時或有也不敢豫期

湖西羅倫頓首

憲副陳大人先生祗承嚴命譜叙已成傳後之託在已
而已斯文何足恃也收族之法以立宗法明世系
廣愛敬爲先務斯文不及也上中户事聞有指揮
民何幸與令後當立定法少蘇民困可也鄉約之
行遠近悅服淫祀悉已毀除喪禮悉已遵行元宵
醮祭悉已禁革婦人女子亦知土木之不能爲禍
福也一都之内地方數十里人户數千家翕然同
風亦可以見人心同然而不能自已者矣所不便
者土豪盗賊爾昔明道令晋城嘗立此法姦僞無

所容窮困有所養惡者有恥善者有勸伊川先生
云今之仕者惟制民之産一事不得為其他甚有
可為者患人不為爾外都亦有行者若得良有司
推而廣之而執法大臣為之紀綱則風俗似可厚
財用似可節詞訟似可省盜賊似可息贛都憲江
西之人至今稱之何也以能息盜賊也求其本則
未矣孔子之言是也合都父老來呈前約必賜允
從則仁及萬民矣執事行之民日望之

五月廿四日

見聞寡陋人才不能多知無以副盛心也廣東則陳公
甫林緝熙光福建則陳聖夫黃仲昭鄭廷剛楊朝

仲葦浙江則盧璣章德懋陸克深陳直夫輩湖廣則謝元吉陳廷彥南直隸則莊孔易陝西則王司馬公度山東則冢宰李執中蘇州則陸鈛先生遼東則賀克恭浙東則陳士顯謝世脩江西其在上者皆執事所知其在下者則廖行儉韓介之鉛山王樂志浙昌熊吟草潘希範樂安貧而有志此予所知也行儉群經通洽行履純雅非予輩敢望也其餘尚多不敢一一塵瀆侯面論也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倫何敢當哉草草不具伏惟

亮納中亦未純姑取一節其餘人才尚多恐知未真王徽跌宕可喜

治下湖西羅倫頓首簡復

憲副陳大人先生語類板行嘉惠來學大矣春秋纂言已領金諾書至連四方交游姓名及鄉賢祀典相應者姓名專人送至江西他不多及甲午春二月日丙寅書于一峯山房

治生湖西羅倫頓首

憲副陳大人先生具文正公春秋纂言金諾刋梓此先正之本心後學之嘉惠也非崇道綿教其能是舉乎此書復行一蕰然於寒灰也癸巳十月拜文正祠于咸口里此書刋板舊遺一帙崇仁縣學司訓借録樂聞其家遺寇刼虜書籍誥勅俱落盜手此

書盡司訓借錄者不無訛謬若不遑自校命老於春秋者詳審校勘先命侍史爭錄一冊以此書還崇仁司訓崇仁獨有此本他處恐亦無也似聞其賊已有蹤驗倘能留心此書或出其家不曾有書不知首尾禮記纂言已託益庵末蒙回示庵記已成俟回送上訪求人才此古靈先生之心也求其無愧於古之君子者數人而已餘則姑取一長如是者多未敢枚瀆盜刼屢儆旬日之間且聞數處麥秋初殞於雪繼食于虫官吏肆貪盜賊羣行有識寒心寺中之會十里以外一家遭刼憲臣在此猶無忌辟況餘日乎朱子曰壞了這箇寬字今日

之謂矣

倫載白

養木者去其蛀養苗者去其螣養其民者去其害民者而已民之害三焉貪吏也土豪也盜賊也三害未去欲求治不可得也今日三害御之甚寬待之甚恕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以盜賊言之有連世爲盜者有終身爲盜者有合方爲盜者有狂者有竊者有刼官庫者有刼民財者有因爲盜而起至土豪者盜倚豪豪而肆其兇豪倚盜而𢤱其貲盜賊土豪相爲窟穴凡爲盜而發覺者十無一二其發覺者被盜之家得賍即放捕盜之司得賂即放甚

至府縣徒罪即放一盜既起衆盜皆熾其勢然也但見爲盜之福不見爲盜之禍盜復何所忌乎吾家自武岡公立法凢子孫不孝及爲盜者皆溺于水三十年來此法雖存而行者不守盜賊橫矣周書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今日之寛積弊極矣宗子嚴父皆有君道殺一盜賊子孫於理未爲過也刑亂國用重典朱子曰壞了這箇寛字若體此意而行之則積弊可救然後濟之以寛仁未爲晚也刑以仁之此之謂矣

乙未七月廿三日湖西羅倫頓首柬

憲長耻庵先生臨川吳文正春秋纂言肯承金諾重爲

刋印隨借抄本於崇仁巳送東白過逹未悉成功如何其中差訛必多吳宅舊板久燬印行止遺一部被盜刼去近日吾鄉頗露消息隨即掩蔽其贓巳囚在府未知尚存否惜乎失此善本也舊約巳成則此本幸傳僕於此書未嘗留意然先正遺言正欲其末也象山語錄其家有本煩留意借錄示下象山是甚次第特以小異朱門遂致淪晦在後學當用心求之近思錄被友人得之見賜一集幸幸聞東白母疾未知如何近家兄於此月十日得疾下世舍姪在東白家收租相見爲言於東白向賜紙四百謹巳拜受

稟事

一吾都洪武間被奸民冐奏當時法重承行者重升科額將六七倍於他都先是趙侍郎知縣趙季通多與優恤世移事變近老人重奏戶部水決田池悉應蠲免林方伯已爲覆奏該吏沉塌元勘遂以刑部之行而止兩次保結見在使司煩相二方伯言之令劄付四縣開免然後覆本事具別紙請詳覽焉非有私也或回遲請先達此情

一上中戶事極困吾邑曾言於府縣父母官彼畏上司不敢定奪今已無及然補敗逃亡者間近七八十人在獄請爲甦困若時雨矣具別紙

一逆賊甚多多是土豪連結捕盜司得盜即放若不擬
從重法此風長矣
一官吏贓事發露不可寬免宋太祖最寬仁獨贓吏當
斬右趾者棄市土豪亦然拔本塞源非監司之責
救其末而清其流可也
一仕宦之家多爲宗族子弟婚姻所壞吾族亦有假託
名字僞書簡帖交通官府若有此色請爲痛懲并
爲戒于府縣而達于同寅　倫又言
吾從父老立約倘約長來言賜允幸幸
癸巳二月日與府縣言上中戶書
倫嘗愛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王荆公行青苗門生故舊遺書邵子欲投劾去
邵子曰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去何益也
仁者用心固如是乎倫素性剛褊好論世事自卧
病山中杜門却埽凡有干謁非獨公事至於文字
若非其人皆拒而弗荅也逎今而有言焉何也孟
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朱子曰凡民有患難勢
可言於官則爲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吾邑
之民困於苛歛其患甚矣余無力以救之惡得已
於言乎古之征者三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今日有
秋粮之征有盐粮之征有贓虛粮之征有板榜之
征有夏稅之征有上中户之征用其五用其六矣

欲民不流離而去爲盜也難矣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諸征姑勿論矣以上中戶言之吾邑時未有也

祖宗之時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也作俑者何人乎始者里或一二名今一里有十數名者一家有三兩名者一都有百十名者聞諸人云合縣二千六百名近則曰一千四百八十名吁何其多也詢之旁縣無如是之多也考之往時無如是之多也度之事勢亦無如是之多也吾鄉廿八九兩都素號重難永樂以來雜役悉免今不下二百名矣所征人户逃絕者有之無粮者有之軍匠者有

之秀才者有之鰥寡孤獨者有之欲憑原報以盡征之可乎若曰戶有虛絕田無逃亡此可施之於經界既正之時不可施之於賦歛無藝之日何也民田畝數升官田畝數斗下甲人戶佃官田暑寒之衣食不給豪横之侵削無已官府之徵求無藝以官作民粥于他主田歸富屋粮坐下戶況里書作弊飛洒詭寄一區虛粮有至數百石者一里有數十石者一家有至數石者欲執粮以定征可乎吾見多矣凡有科差吏胥舞文里老受託以上而爲下以下而爲上田連阡陌者諸科不興室如懸磬者無差不擾可痛也可悲也今所征人戶賣屋者有矣賣田者有矣賣牛者有矣賣子

女者有矣脫婦人之簪珥者有矣敲朴之下何求不足冤號之聲上徹于天人事既乖天道不順苦雨連月米珠薪桂官吏里胥旁午鄉曲雞犬不寧為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昔取賍於粮里已賍虛粮已賍塩粮又賍中戶賍如是其多也民力有所不堪矣然則何為而可也吾聞紙價數萬四十六縣出之一縣一千則四萬六千矣縣加五百則六萬矣吾縣以一千五百為率除已徵若干尚欠若干未征若干其逃亡死絕軍匠秀才貧難下戶悉應蠲免外其餘人戶多則朋合少則獨征足一千五百之數則已矣事難懸度其損益又在執

事裁之也主於不傷吾仁民之心而已若據元申之數務求取盈以媚上司之意而失下民之望恐仁者之用心不如是也猶執事獨未知其情可使知之也其有不從乎或曰其如上司何公卿大臣其天人邪亦生於人間也方其困于闤闠游於學校擊節伊周高談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得行其道其不能爲吾民之福乎民者邦之本也財者民之命也傷其財則傷其命本從而不固矣

朝廷建官分職所以固其本也二三君子方以愛民爲心其肯傷邦家之本而不爲吾民之福乎鄭俠布衣也見民苦於新法爲流民圖以進况名在從

臣之列者哉吾當披肝瀝膽以與爾百姓請命議
君宜無有不從者信筆遽書不覺滿紙
記丙戌筮仕初翁方伯在京因及此事祈請進本
或歸自除之翁竟不從流毒至今利源一開末流
無所不至古之君子所以戒於作俑也

近思錄企

牟都憲山東小錄皆拜嘉惠客歲曆日回簡已付敝邑
來使一道重寄百徼維新此其時也僕聞善牧民
者如牧羊然一羊敗則羣羊俱敗善牧者無他在
去其敗者而已今敗政傷民之徒往往而然更化
之始益思去之則令望桓桓剛風肅肅毋苟訖

矣　倫拜復

憲長陳大人　　乙未正月七日

友生莊杲拜

憲長陳先生閣下張家灣承枉顧兼惠佳作至今感佩無量持憲江西一方悚然君子用世固自不同下懷豈勝忻慰白沙一峰書問想能益勤廷祥先生數聞往來不惓同德相求今乃見矣小弟過南昌敢此以叙契闊不能多及惟

恕不恭杲再拜正月二十六日

選拜啓

方伯契兄執事　顛沛之餘承寄示詩章中涵義令

微意時一展讀以紓慘然之懷感激感激往事悠悠不可追矣尚當共厲晚操以酬宿盟苗世顯之遷亦可以鎮幸進者之心王司馬林司寇一代元老退者不復進死者不可作可爲斯民太息也廣東二司議遣人往閩中致奠盖門生故吏直情夏宗成彭鳳儀李文煥遺去後之思陳勇祥不至公府可敬張廷祥以母老不仕得遂其仁孝之心如包孝肅顧爽而不得徒深皐魚之恨者其樂雖三旌之位不易也舊聞陳公甫之學未得一會其過洪都執事泊廷祥與之往復必有所論毋惜示數

字選拜

方伯契兄執事

良會可惜雖先生不命僕亦留兄命之懇懇耶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僕於先生有此意但不如石山能言也使回謹此申覆

十月廿四日夜羅坊燈下白沙陳獻章再拜復

方伯華宗先生　胡先生屬筆申意辛　亮之

章以此月十九日度嶺偕計而往抱疾而歸亦不能不介然於懷也夫士必涉於世然後知涉世之難易不涉於世而能涉世者章未嘗睹也老子曰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其知涉世之難者歟雖有拱璧以先駟馬

不如坐進此道良晤何時因風飛尺簡以有餘補
不足正不能無望於先生也甚寒惟爲道自愛
仲冬二十二日寓南雄陳獻章拜

耻菴先生宗契　　東白先生同此　　懸

元禎頓首

耻菴大人年兄　　厚

催文使者沓至因數日親知處吊喪紛紛失於回
復負譴負譴二菴記盡歲前呈稿更不食言矣呵
呵便中輒復有瀆市汊口之塞必極堅厚如章湖
渡乃可障洪波之突不然徒勞無益近屢承嚴命
督趣有司成功然責非切已渾應因循今南昌該

管主簿已到任矣敢冀指撝趣茲冬晴畢此大利庶不弃前功也恃契敢玆喋喋惟　台營焉不既

元禎頓首

耻菴年兄大人侍者

家兄行脩築市汊捍水圩岸此萬民永世之利也然水口有二處其一處係古額築之則工力減大半且可長保無虞其一處深濶難築況非要害若築之則甚費工力且須更築其上流一口然后可合小民公論皆欲就古額處興工間有一二有勢力而欲取風水者乃巧説以惑委官及要就難築處築之此甚非便圩長有頗知俠義者今來呈稟

呼入一問便知其悉　高見處之當自有定奪

區區敢贅哉惟爲之達情云爾苦薺毒不先自造

言心招萬萬

元禎頓首

憲副陳大人年兄

伯輔兄處刋完程子全書一部奉看未知曾寄有

否原公文字近日因赴

京舉子有索者迫甚且往來應酬甚冗以此未即

應

命萬萬寛假又向所言築市汊口有司唯應故事工程

甚緩歲前日有數恐大功不成萬萬趣之幸甚

元禎頓首

憲使大人年兄禎向日往吊進賢道經武陽驛彼中父
老深言梅溪走泄水利累歲旱傷之苦及歸禎又
細察之於小民萬口一詞云築塞梅溪之口係是
古額水利不泄實數十里數千畝無窮之惠況此
口闊不數丈易於脩築但患富民利溪旁塡起無
粮數畝之田常年恐積水淹沒則放而竭之耳茲
者衆父老約於朔日來呈憲臺禎恐情猝難達敢
先此以
瀆
尊嚴伏惟　允而成之萬民大幸也

厚厚惠感佩至情尚容

面謝姑不既

憲使陳大人年兄

年弟張元禎頓首

蓬窓日録卷之六